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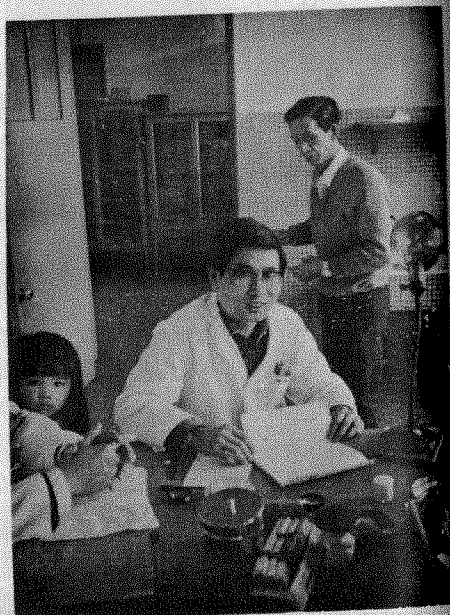
「真高興見到你們！」離開母校多年，碰到了來訪的我們，彭校友嚴肅的嘴角倏地展現出一絲笑容，歡意的向病人點了點頭，很客氣地請我們在外面坐了。

在他溫文，儒雅的態度上，流露出幾分的關切與期望。當我們談起學校目前的概況和進步情形，辦公大樓，實驗大樓以及最具現代化的學生宿舍相繼完成時，我們發現他眼鏡後面，閃爍著幾分欣喜的神彩，很興奮的說道：「我早知道中國醫藥學院是有前途的，然一事值得注意的未過於附設醫院的建設，和師資的充實。」羽豐離巢的燕兒對於自己所生長的环境，以及同屬於此環境下的一切，仍懷有一絲親切的關係。

一陣沉思過後，彭醫師平復了內心錯綜複雜的感情，侃侃談起畢業這些年來在醫院裡的一些感受：「一般患者對醫學知識短缺，且常自作聰明，自認為藥費價格愈高，成效愈大，他很沉痛的指出目前醫務人員所最傷腦筋的問題，患者對醫學觀念認識不夠正確，加上少數醫生醫德的敗壞，導致病人寧信江湖郎中的胡說八道而不信任醫師，只把醫生當作生意人來看待，甚至他們心目中只知道拿多少藥給多少錢，和打針的次數分量，來決定醫生的好

訪 彭武昭醫師

—中興醫院眼科V.S.—



壞，把醫生的人格簡直貶得擡不起頭，況且在公立醫院裡，患者總是儘其量的來誇張病情，相反的在私人醫院裏，却一直否認病狀，為的還是想佔點小便宜，這是多麼可憐可悲的現象，這種不景氣且近乎歪風的現象，決不是一天兩天所能改進的，我們年青的這一代，對此應該有個認識，同時有責任設法提高民衆的醫學知識，及早實施有關醫師的法制，使醫務工作能很快的步上軌道。」

彭醫師這一段話，說得多麼誠懇，多麼的正確，針對社會風氣的敗落，培養崇高的醫德，你，我屬於這新的一群生力軍，更應該勇敢的挺出身子，擔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。

訪石朝東醫師

•中興醫院外科V.S. •

「研習外科，technique和textbook二者，何者的份量來得重要？」

石醫師先對我們笑一笑，隨即沉默了起來，我望了望身旁的醫七曾國禎學長，不知道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心裡在想：「會不會說錯了話？」

低著頭，手指不停地在玻璃墊上塗塗畫畫，好久好久，石醫師終於開口了：

「Technique雖是Routine所必須，但仍沒有Diagnosis來得重要，至少要知道有沒有Indication to surgery。」

「您認為母校的學生對這兩方面，他們所持有的態度又是如何？」我不放鬆的接問下去。

又是對我們笑一笑，只是那個笑意更加擴大了，沉默也成正比的拉長。

石醫師是第一屆的學長，生來就是一付外科醫生的好材料，高大健壯的體魄，精明溫和，只是有點沉默寡言。若是閉着眼睛和他談話，你絕對沒有理由懷疑，甚至反對他是一位文學家、思想家，這正是外科醫師所必備的基本素質：「動若脫兔，靜如處子」，今天他之所以能身位中興醫院的V.S.，實非偶然。

「母校的學生，用功讀書的程度並不輸人，唯有作起事情，却往往缺乏主動，Follow up的精神仍嫌不夠，不過相反的，較會向醫生問問題，可能比較不懂吧！」這下子輪到我笑了，不過這是慚愧的笑，笑得怪不好意思的，看看旁邊的曾學長，他也一樣。

「石醫師，您結婚了沒？」

「早就結婚了。」好暢快，好得意的答案。

「您認為一位醫生，往後他所找的对象，應不應該同屬醫藥圈內的人？」我倆直盯著他，希望他能針對這個題目，給我們一點他的意見。

他身體很輕鬆的往後仰了仰，只是嘴角上的那抹微笑却越來越深了。

「醫學生的生活圈子，本來就有限。當了醫生之後，在醫院內的社交圈更狹，並且醫生對時間



的支配，往往身不由主。例如說：和女朋友約定在七點見面，但常會因醫院太忙而遲到或甚至爽約，一兩次還不打緊，次數多了，會使女朋友受不了，結果就……。」他向我們望了望，我們連忙點點頭，表示我們了解，這麼精彩的經驗一定還有下文，巴不得他快一點接下去。

「所以醫生的婚姻都比較遲。至於對象的選擇，我想還是非醫藥圈的來得適當，圈內人雖說對自己將來的事業有所幫助，但一個醫生，在生活上好壞總過得去，不一定要妻子的幫忙，而且……，」又在賣關子吊胃口了，真氣人。

「而且同一圈內的对象，比較上，對醫生的一些爛帳，瞭解較深刻，把柄一被抓住，在家庭裡戶長先生的權威，就要受到嚴重的損傷了。」我和曾國禎不約而同的笑起來，心理想着，原來這樣，怪不得他不肯直言透露，不過這也是事實，不是嗎？

石醫師還是剛從手術室出來，衣服沒來得及換，就被我們纏住，談了這些，意猶未盡，但由於他尚有些事，迫不得已我們只好向他致謝道別。